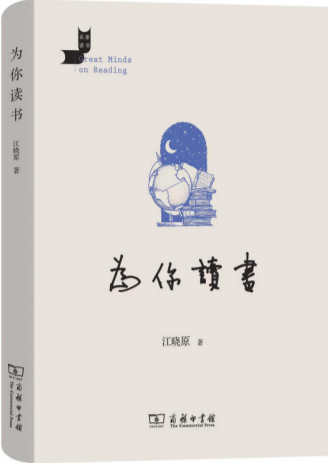


我的书房故事

江晓原



我要申请专利吗?

1986年,我可以经常住在上海,有了自己的家,开始建设真正的书房。这个时候我在上海有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,其中房间16平方米,厅10平方米,还有一个阳台。房子不大,但对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,这已经很幸福了。我在16平方米的那个房间占了一面墙来做我的书橱。

在书橱的设计上,我花了一些心思:很多人家里的书橱用得久了,木板中间部分就会垂下去,通常人们会认为这是因为木板不够结实,所以相应的办法就是使用更厚的木板,但同样的问题还是会出。我用的板是空心的,用普通的木头钉成一个框,两面用三合板封住,然后将整个书架固定在墙上,它能承受的分量远远超过实心板。多年来我一直用这种书架,非但经济实惠,而且在住得最久的宅子中,这样的书架用了15年,但从来没有出现弯曲下垂的现象。后来有人建议我就这个书架设计申请专利,我现在还真有点认真考虑的意思。

1992年,我搬进中科院的小区。那套房子有两大间朝南的房。搬进新居,我太太慷慨地把其中一间给我作书房。在那个屋子里,我的阅读和写作非常愉快,甚至现在都愉快。夏天的时候,我喜欢在地上铺一张大席子,我要写东西的时候就去电脑上写一会儿——搬进那间屋子不久就有电脑了,其他时间都躺在席子上,困了就在书堆里一躺,醒了接着看书干活。那时候我干活很卖力,写了不少东西。

1999年调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以后,我的生活就改变了。在此之前一年,1998年,我搬入了武定西路的老子。我这个宅子中的书房很多人曾慕名来看,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在书架上又弄出了创新——我参照档案馆中的滑轨式密集架,尺寸和形状都按照我的要求,由厂家单独设计加工。将档案馆图书馆使用的密集架装置到家里,人们确信在上海我肯定是第一人,在全国是不是则不好说。这引起一些人的关注,很多时尚杂志报道过我和我的书房。由于采用密集架的设计,我现在的藏书已经超过5万册,但在整个住宅中并不显得拥挤。

在拥有了一间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书房之后,我聚了更多的书。我其实不应该算藏书家,因为我没有藏书家所在意的版本、升值等这些概念。有人发明了“爱书家”的名字,我觉得也许更适合我。但我很介意书的品相,如果碰巧遇到品相不好的书,我甚至会自己动手重新修整。

来没有出现过弯曲下垂的现象。后来有人建议我就这个书架设计申请专利,我现在还真有点认真考虑的意思。

1992年,我搬进中科院的小区。那套房子有两大间朝南的房。搬进新居,我太太慷慨地把其中一间给我作书房。在那个屋子里,我的阅读和写作非常愉快,甚至现在都愉快。夏天的时候,我喜欢在地上铺一张大席子,我要写东西的时候就去电脑上写一会儿——搬进那间屋子不久就有电脑了,其他时间都躺在席子上,困了就在书堆里一躺,醒了接着看书干活。那时候我干活很卖力,写了不少东西。

1999年调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以后,我的生活就改变了。在此之前一年,1998年,我搬入了武定西路的老子。我这个宅子中的书房很多人曾慕名来看,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在书架上又弄出了创新——我参照档案馆中的滑轨式密集架,尺寸和形状都按照我的要求,由厂家单独设计加工。将档案馆图书馆使用的密集架装置到家里,人们确信在上海我肯定是第一人,在全国是不是则不好说。这引起一些人的关注,很多时尚杂志报道过我和我的书房。由于采用密集架的设计,我现在的藏书已经超过5万册,但在整个住宅中并不显得拥挤。

在拥有了一间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书房之后,我聚了更多的书。我其实不应该算藏书家,因为我没有藏书家所在意的版本、升值等这些概念。有人发明了“爱书家”的名字,我觉得也许更适合我。但我很介意书的品相,如果碰巧遇到品相不好的书,我甚至会自己动手重新修整。

我的“书房宝物”

我有两件“书房宝物”,《科学时报》曾经报道过:“江晓原有戈革前辈所赠印章七枚,最大的长八公分阔四公分,最常用的有‘江郎长物’和‘二化斋’两枚。戈革在篆刻界或许不知名,而许多大家都很喜欢他的篆刻。钱钟书常用的三枚印章中,有一枚就是戈革的作品。”

我的另一件“书房宝物”是修书神器,报道中曾细致描述:“细砂纸,将其固定在方头木棍上,遇到书页裁剪不齐,多出来有折回去的部分,大多读书人读过,再照样折回,或有心细的,则用剪刀剪去,与书籍成直角,小心将多余部分一点点磨去,说这样修整后,与其他页分毫不差。这种工具从前的书店店员和印刷厂的老员工才有,现在已不多见。”

我早就是书虫了

除了学术研究可能用到的书,我的很大一部分书来自我的兴趣与个人爱好。比如有一段时间,我迷恋艺术史,于是就想办法找了不少书,看了一些艺术史方面的史料,这就完全是出于业余爱好了。我觉得这种冲动非常可贵。年轻的时候不觉得,因为求知欲本来就强,某一阶段对什么感兴趣就把这方面的书找来。随着人过中年,越来越觉得这种冲动的可贵,要珍惜每一次的读书冲动。

我总觉得对一个事情有兴趣,要进入较高层次的时候,就

要去找这方面的书。这种做法很书呆子气,但是很管用。比如我当年迷恋象棋时,就收集了许多棋谱,包括古代和现代的,甚至收集了象棋史方面的著作。又如后来喜欢上了电影,就想有更多地了解,就会去收集书,看有关的杂志,这和做学问的道理是一样的。

这么多年以来,我一直以读书和观影为乐事。读书是我人生的一种精神支柱:我需要通过读书支撑自己,让自己觉得自己是充实富有的,而不是那么虚幻的。

我喜欢整洁,不管是书房还是电脑,所以我的书从不乱堆,电脑的情形与书房大抵相似,收集到的材料分别归入不同的文件夹,基本上要找到它还是比较快的。有一次我太太出门旅游,临走从我的书架上抽了一本书带着准备在路上看,那天她走后不久,我恰好想要用这本书,一看书不见了,就打电话问她,她说几册书中我才拿走一册,才拿走了几个钟头,怎么就被发现了呢?

爱书的人看着自己的书架都会很愉快的。如果我某一天能够完全不出门,整天在家,那我大部分时间都会呆在书房里,也许,我早就是一个书虫了。

我的阅读综合症

随着我的藏书越来越丰富,“阅读综合症”就渐渐出现了。藏书越来越丰富,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原因,而且还是我们的图书出版品种越来越多了。本来新书来了,我通常都要亲近一番——批阅目录、前言、后记和译后记之类,还要盖上我的藏书印,书的品相如有缺陷我还要修整。但是随

观山水文博 读器物历史

杨熙溪

“博物馆学”作为一门愈加受到瞩目的学科,走进了大众视野。其实,早在博物馆出现之前,古代王公贵族就以博物馆展示不同寻常的艺术品,随着藏品的增多,慢慢变成收藏陈列室。随着时代变迁,这些珍宝走出了殿宇,走向了大众。

风景地貌的美感和历史文化的魅力结合在一起,会带给人何种感受?《山河行:华夏历史文博之旅》的作者维京·苏珊娜·西马德呈现了地球上的“阿凡达世界”:在大地深处,森林中的树木与真菌织成了一张绵延不绝的生命网络,它们感知彼此,连接互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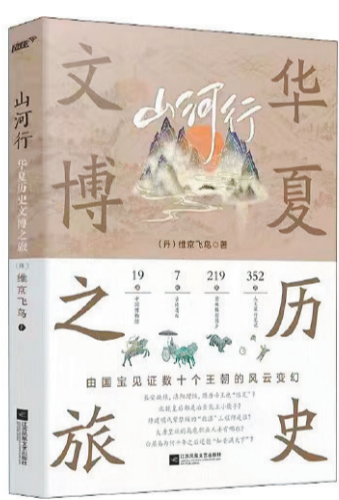
维京·苏珊娜·西马德在本书中,分享了她对森林的探索之路,成长为世界著名的森林生态学家,她因为做出“树维网”的开创性工作而登上《自然》杂志封面。

沃土,从陕西的仰韶彩陶文化看出先民的智慧和审美。在壁画和雕塑中,感受被凝在时间中的大唐气象。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器物的“形”,更是它们背后的“神”。我们看到了从石器时代就燃起的文明火种的延续: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,战国七雄的青铜器物,汉高祖陪葬的彩绘陶俑,游牧民族的金饰,唐三彩,元青花,明清时的粉彩……每个时代独领风骚的艺术风尚、风俗习惯,化为眼前的文博器物,汇入历史的长河。

《山河行:华夏历史文博之旅》的独到之处在于,作者不只是介绍每一个博物馆以及它的镇馆之宝,而是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、人文历史来展开。比如写到花都洛阳时,就写到了中国传统的牡丹花会。起始于隋唐,在宋朝更是盛极一时,在宋

朝,不管男女老少都有戴花簪花的爱好,“洛阳之俗,大抵好花。春时城中无贵贱,皆插花,虽负担者亦然。”古人种花,赏花,赞花,叹花,惜花。现在在洛阳博物馆对面的隋唐城遗址植物园,依旧能欣赏到“洛阳牡丹必看十大名品”。如果我们现在和唐宋人一样来一次花香四溢的踏春之行,就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美学交流,这何尝不是一种另类的浪漫。

历史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成为文字,封存于书架上;慢慢化成器物,伫立在展柜中,成为飞檐斗拱的弧度,化为千年古刹里的钟声。当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一起观山水文博,读器物历史,我们会发现历史从来都不是停滞的过去,不是与我们分离的时空,它依旧在流淌,并孕育着现在与未来。



朝,不管男女老少都有戴花簪花的爱好,“洛阳之俗,大抵好花。春时城中无贵贱,皆插花,虽负担者亦然。”古人种花,赏花,赞花,叹花,惜花。现在在洛阳博物馆对面的隋唐城遗址植物园,依旧能欣赏到“洛阳牡丹必看十大名品”。如果我们现在和唐宋人一样来一次花香四溢的踏春之行,就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美学交流,这何尝不是一种另类的浪漫。

历史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成为文字,封存于书架上;慢慢化成器物,伫立在展柜中,成为飞檐斗拱的弧度,化为千年古刹里的钟声。当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一起观山水文博,读器物历史,我们会发现历史从来都不是停滞的过去,不是与我们分离的时空,它依旧在流淌,并孕育着现在与未来。

探寻大地深处的“阿凡达世界”

胡正坤

提示

“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”,我们要花多少时间,才能明白我们是自然之子。森林生态学家苏珊娜·西马德用近30年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,“去找一棵树,你的树”,可以找到我们同自然之间最深沉的联系。在《森林之歌》里,她打开了一张森林中树木如何感知彼此、绵延互助的生命网络,并用自己的生命成长源于爱与联结。

提示

“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”,我们要花多少时间,才能明白我们是自然之子。森林生态学家苏珊娜·西马德用近30年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,“去找一棵树,你的树”,可以找到我们同自然之间最深沉的联系。在《森林之歌》里,她打开了一张森林中树木如何感知彼此、绵延互助的生命网络,并用自己的生命成长源于爱与联结。

提示

“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”,我们要花多少时间,才能明白我们是自然之子。森林生态学家苏珊娜·西马德用近30年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,“去找一棵树,你的树”,可以找到我们同自然之间最深沉的联系。在《森林之歌》里,她打开了一张森林中树木如何感知彼此、绵延互助的生命网络,并用自己的生命成长源于爱与联结。

提示

“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”,我们要花多少时间,才能明白我们是自然之子。森林生态学家苏珊娜·西马德用近30年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,“去找一棵树,你的树”,可以找到我们同自然之间最深沉的联系。在《森林之歌》里,她打开了一张森林中树木如何感知彼此、绵延互助的生命网络,并用自己的生命成长源于爱与联结。

提示

“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”,我们要花多少时间,才能明白我们是自然之子。森林生态学家苏珊娜·西马德用近30年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,“去找一棵树,你的树”,可以找到我们同自然之间最深沉的联系。在《森林之歌》里,她打开了一张森林中树木如何感知彼此、绵延互助的生命网络,并用自己的生命成长源于爱与联结。



随着《阿凡达2:水之道》的上映,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那个美轮美奂的潘多拉星球。在绿叶交错的无

提示

“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”,我们要花多少时间,才能明白我们是自然之子。森林生态学家苏珊娜·西马德用近30年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,“去找一棵树,你的树”,可以找到我们同自然之间最深沉的联系。在《森林之歌》里,她打开了一张森林中树木如何感知彼此、绵延互助的生命网络,并用自己的生命成长源于爱与联结。

提示

“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”,我们要花多少时间,才能明白我们是自然之子。森林生态学家苏珊娜·西马德用近30年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,“去找一棵树,你的树”,可以找到我们同自然之间最深沉的联系。在《森林之歌》里,她打开了一张森林中树木如何感知彼此、绵延互助的生命网络,并用自己的生命成长源于爱与联结。

提示

“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”,我们要花多少时间,才能明白我们是自然之子。森林生态学家苏珊娜·西马德用近30年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,“去找一棵树,你的树”,可以找到我们同自然之间最深沉的联系。在《森林之歌》里,她打开了一张森林中树木如何感知彼此、绵延互助的生命网络,并用自己的生命成长源于爱与联结。

提示

“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”,我们要花多少时间,才能明白我们是自然之子。森林生态学家苏珊娜·西马德用近30年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,“去找一棵树,你的树”,可以找到我们同自然之间最深沉的联系。在《森林之歌》里,她打开了一张森林中树木如何感知彼此、绵延互助的生命网络,并用自己的生命成长源于爱与联结。

聊书

你在的地方 春暖花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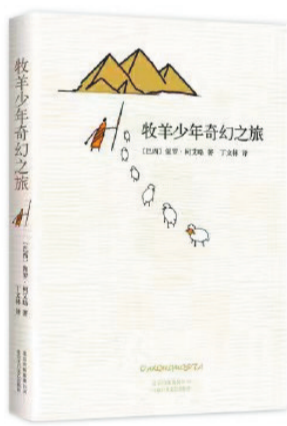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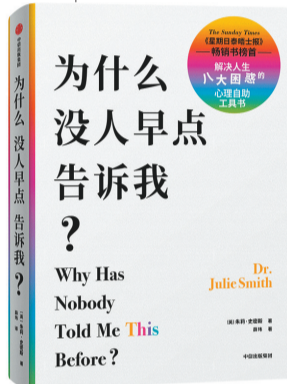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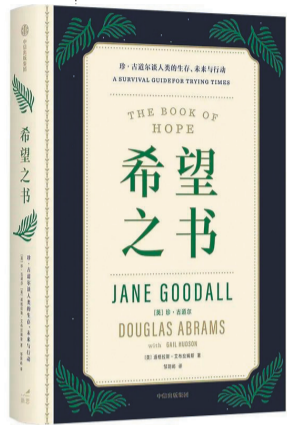
李海卉

记得经典文学名著《基度山伯爵》结尾一句话是:“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两个词中——等待和希望。”什么是希望?希望并不属于科学研究范畴,因此大多数科学家并不愿意谈论,但90岁高龄、享誉全球的动物学家珍·古道尔却在科学严谨之外,展现了温情的一面,她出版了新作《希望之书:珍·古道尔谈人类的生存、未来与行动》,“希望”就是她最希望我们坚持的信念。

希望是人类生存特质

珍·古道尔和其他一些科学家证实,所有动物都有程度不一的智识。黑猩猩和其他类人猿可以学会400个甚至更多的手语词汇;包括猪在内的其他一些动物喜欢绘画;乌鸦有着惊人的智力,鹦鹉也一样,老鼠同样非常聪明。珍·古道尔强调,让她永远抱有希望的原因,就是人类的智识。

那么在我们的智识里是什么让我们区别于所有其他动物呢?“我们人类非常聪明,非常有创造力,而且就像所有的灵长类和许多其他动物一样,我们充满好奇心。我们的好奇心加上我们的智力,给我们自身带来了各个领域的许多伟大发现。”珍·古道尔回答说:“因为我们喜欢去了解事物是怎样运作的,为什么那样运作,从而不断地拓宽认知的边界。”“我们被赋予的不仅仅是聪明的头脑,还有充分发展的爱与同情的能力和不屈的精神。”



通过《希望之书》,珍·古道尔想传达一种信息:我们星球的健康、我们的社会还有我们自己,都同样有希望。“希望,它是一个能让我们在逆境中前行的东西。它代表我们的愿望——想要什么事情发生的愿望,但也要求我们做好为之努力的准备。”

珍·古道尔讲述她找寻了许久能概括出“希望”含义的词语,她想强调,希望是一种能力,一种特质,“希望是人类的一种生存特质,没有它,人类就会消亡。”

《希望之书》写作的这两年,正是全球疫情肆虐之时。珍·古道尔说:“我快要跨过90岁的当下,我们必须击败的敌人有两个:一个是看不见的微观敌军,另一个则是我们自己的愚蠢、贪婪和自私。”

经历是自己真正宝藏

提示

“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”,我们要花多少时间,才能明白我们是自然之子。森林生态学家苏珊娜·西马德用近30年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,“去找一棵树,你的树”,可以找到我们同自然之间最深沉的联系。在《森林之歌》里,她打开了一张森林中树木如何感知彼此、绵延互助的生命网络,并用自己的生命成长源于爱与联结。

提示

“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”,我们要花多少时间,才能明白我们是自然之子。森林生态学家苏珊娜·西马德用近30年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,“去找一棵树,你的树”,可以找到我们同自然之间最深沉的联系。在《森林之歌》里,她打开了一张森林中树木如何感知彼此、绵延互助的生命网络,并用自己的生命成长源于爱与联结。

“我”参与了森林循环

“我喜欢这份工作。攀爬这片雄伟的林间空地带来的兴奋感比

自我成长的坦诚回眸

苏珊娜·西马德在现实中对